



南京民俗

NANJING MINSU

陶思炎 著

南京民俗作为南京人的文化创造和乡土记忆，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特色鲜明的文化资源。它既表现着历史传承，又体现出因时迁化，并始终彰显着无尽的情趣与魅力，可成为观察南京人性格特征和南京文化发展的特殊窗口。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出版社

南京 民俗

NANJING MINSU

陶思炎 著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民俗/陶思炎著. —南京:南京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533 - 1125 - 8

I. ①南… II. ①陶… III. ①风俗习惯—介绍—南京
市 IV. ①K892. 453.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1260 号

书 名:南京民俗

作 者:陶思炎

出版发行: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 京 出 版 社

社址:南京市太平门街 53 号 邮编:210016

淘宝网店:<http://njpress.taobao.com>

电子信箱:njchs1988@163.com

联系电话:025 - 83283871, 83283864(营销) 025 - 83112257(编务)

出 版 人:朱同芳

出 品 人:卢海鸣

责任编辑:许小彦

封面设计:王 俊

责任印制:杨福彬

制 版: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17

字 数:273.3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533 - 1125 - 8

定 价:48.80 元



营销分类:历史·文化

《南京民俗》编委会成员

编委会主任：李爱君 金卫东

主 编：陶思炎

编委会成员：何素玉 孔爱萍 朱 军

赵久明 姜勇美 陈小飞

邱宝卫 孔征宇 江 涛

衡泽玉 龚 熳 周俊峰

前言

民俗作为在一定社会氛围中世代传习的行为模式，具有突出的民族性与地方性的特征，成为一地的历史文脉标志和特色文化资源。我国自先秦时期便形成了采风问俗之制，风俗既是民间生活与民众情感的自然表露，又交织着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故受到特别的重视，甚至被古人视作“不可一旦而无”、“关乎气运”的“国家元气”。古之圣贤看到风俗与民之“殷盛”、国之“富强”间的内在关系，提出了“移风易俗”的主张，并把“厚俗”当作夯筑国家“太平基”的重要手段。民俗在当代多被视作“文化遗产”，这不仅是为了民族传统的继承和乡愁记忆的维护，更是为了在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承担起文化传承与文化建设的伟大使命。

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十朝古都的文化积淀和五方杂处的人口历史，使南京人的性格和民俗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征。这些特征可简略地概括为：崇文重教、朗健率直、豁达包容、重义轻利、质朴敦厚等。南京自古便有“人品论鉴，居东南先”的美誉，而南京风俗“华而不侈”，其特征正体现了南京民俗文化的基调。长期以来，城乡交混、南北杂糅的生活实际，使南京人的习性和风俗处在相对平稳的中和状态：语言不疾不缓，饮食不甜不咸，性情不冰不火，习性亦俗亦雅，礼节亦庄亦随。南京民俗作为南京人的文化创造和地处东南的乡土记忆，以其“有浙之华而不浇，淮之淳而不俚”的个性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特色鲜明的文化资源。它既表现着历史传承，又体现出与时迁化，并始终彰显着无尽的情趣和魅力，成为观察南京人性格特征和南京文化发展的特殊窗口。

南京民俗一方面保持着城乡结合、南北交并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运动而不断扩大着与外部的联系，使其在包容与整合的历

史过程中得到不断的传承与发展。就领域而论，南京民俗包括岁时节俗、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民俗艺术、游乐民俗、建筑风俗、饮食习俗、口承文学、经济民俗、家族传统、生产习俗等，可谓纷繁而宽广。究其当代文化价值，我们对南京民俗可做出这样的判断：它是乡土史志的资料，城市文化的符号，地域性格的窗口和文化再创的基石。

《南京民俗》共设7章，包括“概述”、“岁时民俗”、“人生礼俗”、“游乐民俗”、“民间俗信”、“民俗艺术”和“饮食民俗”，均以南京典型的民俗事象为研究对象，并力图以精当而通俗的理论概括做历史演进与功能意义的分析，并对其文化价值和资源状况做出判断。“概述”，包括民俗的基本理论、南京人与南京民俗、南京民俗的文化价值等部分；“岁时民俗”，分“春时民俗”、“夏时民俗”、“秋时民俗”、“冬时民俗”分别叙说；“人生礼俗”，涉及诞生、成长、婚嫁、寿诞等方面；“游乐民俗”则分儿童游戏和成人的民间游艺两大部分；“民间俗信”，对有特色的信仰民俗作研究与判断；“民俗艺术”，则对典型的造型艺术与表演艺术加以采写；“饮食民俗”，选写部分有南京特色的物产和菜肴。在条目个案的研究方面，书稿以明清以来的民俗实例为主，由于南京人口数次因迁徙和战争而聚散，明清以后的风俗传统相对完整。本书的写作除了依靠文献资料、民俗实物、口述材料、动态活动以外，著者儿时的某些亲历见闻和部分参与也成了写作的素材。

作为第四代南京人，著者很荣幸承担了这册《南京民俗》的写作任务，希望这一未能穷尽所有南京民俗事象的小书，也能为读者朋友们打开一扇洞悉南京民俗文化的窗口，并激发起了解南京，热爱南京，建设南京的豪情。作为第一部题名《南京民俗》的著作，其出版具有一定的拓荒的意义，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更好的相关著作问世。我们热忱地期待读者朋友们参与南京民俗文化的研究、保护与利用，并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一起来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

陶思炎

2015年12月10日于金陵春晓书屋

目 录

第一章 概 述 /001

一、何谓民俗 /001

二、南京人与南京民俗 /005

三、南京民俗的文化价值 /009

第二章 岁时民俗 /013

一、岁时民俗概说 /013

岁时民俗的形成 /013

岁时和岁时民俗 /014

岁时民俗的类型 /016

二、春时民俗 /020

打春送春立春日 /020

春节过年说由来 /024

新年门饰纳吉祥 /027

敬神祀先供纸马 /037

新春到来互拜年 /043

迎春插花陈观果 /047

正月初五接财神 /049

元夕闹春观灯火 /052

正月十六上城头 /057

二月二日龙抬头 /060

上巳袂褙荠菜花 /062

踏青扫墓说清明 /066

三、夏时民俗 /070

立夏时节尝新鲜 /070

夏至称人夏九九 /071

四月八日吃乌饭 /073

仲夏时节话端午 /074

六月六日晒衣物 /080

六月十九观音棚 /081

四、秋时民俗/083

七夕乞巧女儿忙/083

祭祖斋孤七月半/088

七月三十地藏棚/090

中秋赏月月饼香/091

重阳登高菊花酒/096

五、冬时民俗/100

十月初一送寒衣/100

冬月十五看月影/101

数九冬至大似年/102

蜡祭遗风腊八节/105

送灶掸尘赶年市/108

岁除团聚合家欢/111

除夕俗事多辟阴/114

第三章 人生礼俗/118

一、人生礼俗概说/118

二、主要礼俗活动/119

祈子求孕续香火/119

怀孕禁忌重胎教/123

催生礼俗求顺产/124

诞生满月又抓周/126

保书作镇护孩童/130

步入社会成丁礼/132

南京的婚嫁礼俗/134

茶礼传袋与撒帐/139

嫁女多闻哭嫁歌/142

嫁女泼水上轿时/145

寿神寿仙长寿观/146

寿桃寿面说寿礼/152

第四章 游乐民俗/158

一、游乐民俗概说/158

二、儿童游戏/159

孩童游戏趣味多/159

秋成报社击棒壤/163

南京的儿歌童谣/166

三、民间游艺/170

赏梅艺菊为风雅/170

斗鱼养鸟玩石头/173

春牛首，秋栖霞/175

秋兴娱乐斗蟋蟀/178

第五章 民间俗信/183

一、民间俗信概说/183

二、南京的民间俗信/184

高淳的古傩面具 / 184

城内城外的庙会 / 189

乡野的傩祭神会 / 192

镇宅护路石敢当 / 200

除阴驱祟手纹砖 / 203

年成占验五谷树 / 204

男左女右说由来 / 205

第六章 民俗艺术 / 207

一、民俗艺术概说 / 207

二、南京的民俗艺术 / 208

秦淮灯彩甲天下 / 208

古傩遗存《跳五猖》 / 212

马灯龙舞打水浒 / 218

南京方言唱白局 / 222

水陆道画称“斗牌” / 224

绒花羽扇折纸扇 / 227

歌谣声中见风俗 / 232

第七章 饮食民俗 / 238

一、饮食民俗概说 / 238

二、南京的特色饮食 / 240

旱八仙与水八仙 / 240

南京蔬菜大萝卜 / 247

点心下昼与小吃 / 249

咸板鸭与盐水鸭 / 253

主要参考书目 / 256

图版目录 / 259

后记 / 262



第一章 概述

一、何谓民俗

民俗作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特色鲜明的文化资源。它作为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生活，既有历史传承的主导因素，又遵循与时迁移的自然规律。民俗是民间生活的产物，也是一个社会核心文化价值体系得以形成的沃土。“民俗”的语词在汉代已见使用，司马迁在《史记·孙叔敖传》中有“楚民俗，好庖车”之说，《管子·正业》中有“料事务，察民俗”之载，而《汉书·董仲舒传》则有“变民风，化民俗”之言。民俗又称作“风俗”，在我国自古就受到官方的特别重视，甚至被当作体察民情和治国兴政的有效手段。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形成到各地采风问俗的传统，在汉代还设有称作“风俗使”的专职官吏。

“风俗”作为地域性的风尚和习俗，与“民俗”具有大致相同的所指，“风”与“俗”的概念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多有著述。《汉书·地理志》载：“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之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这里，班固将“风”说成是“水土”所系，而将“俗”说成是遵循教化的结果，即“风”是自然形成的，而“俗”是人为造就的。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则指出：“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行，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应劭的风俗说也强调地理因素的决定作用，但他把“风”说成是由“天气”、“水泉”、“草木”等自然条件决定的，而把“俗”说成含血的活物也同地物一样，有其言语、动作、习性、品质的不同。此外，《周礼》说：“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



俗。”阮籍《乐论》曰：“造始之教谓之风，习而行之谓之俗。”嘉庆《江阴县志》卷之四载：“因物而迁之谓风，从风而安之谓俗。”它们均把教化和传习看作风俗的由起。

“风俗”，被古人视作“国家元气”之所在和太平兴盛之基础。宋人楼钥《攻媿集》卷二十五曰：“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乃纪纲。”明人郑晓《策学》卷二指出，风俗“贯于人心，关乎气运，不可一旦而无焉者。”因风俗的淳厚与否关系到国运人心，故宋代诗人陆游发出了“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之论。

关于“民俗”的现代概念，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简明表述：民俗是在一定的社会氛围中世代传习的行为模式。这一学理概括包含了三个要点：其一，民俗是社会群体生活的反映，而非个人、家庭或小团体的习惯和行为，它以一定的社群性为存在前提；其二，它能代代相传，具有超越时空的传承特点，任何一时间出现的非传承性文化现象，即使强度大、范围广，因缺少一定的时间长度，故不能相沿成俗；其三，民俗作为行为模式已成为特定的文化符号，其意义往往潜藏在符号的背后，具有象征性的特点，不论它是以物象、事象，还是以心象、语象存在，大多具有象征符号的性质，其意义在内部约定俗成，而局外人因难以释读而不甚了了。

民俗作为人类的文化行为，具有社群性、传承性、变异性、功利性和象征性的基本特征。“社群性”是民俗存在的前提，一切民俗都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形成，并为大家所共同遵循和传习。因此，民俗是集体意识与行为的显现，并由社群性决定了民俗文化的民族性和地方性。“传承性”是民俗形成的内在契机，也是民俗传统存在、延续、发展的基础。一切不能传承的民间文化现象，都不会形成真正的民俗。“变异性”是民俗发展的必然规律。因社会生活变革、时空条件变化、科学技术进步、外来文化传入等情况，民俗不会永无增减地传习，其功能与形态的悄然变化导致了民俗的丰富性和庞杂性。“功利性”是民俗消长的主要动因。任何存在的民俗现象，都是主体某种需要的反映，都有其实实际的功利需求，不存在毫无功能作用的民俗。当原有的功利缺失，其依存的民俗也就走向了衰亡。古代的一些民俗当今已退出生活，就在于其功利的丧失。“象征性”是民俗的基本表现方式。象征往往是某种文化模式的概括，表现为物理、事理、心理、哲理的统成。象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创造方式，其意义与本



体间不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仅建筑在相似的联想和文化认同之上，从而创造自己的“密码”。民俗的象征也是一种模式的概括，具有文化符号的性质。

民俗作为一定群体的行为模式，涉及物态的（物质性的）、心态的（精神性的）、动态的（行为性的）和语态的（语言性的）广阔领域，其生成、传习、变异、整合或消亡的过程受多重因素的制约，其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内力就是功能。民俗功能是潜隐的心理机制的反映，它借助物质设施、习惯行为、语言、图像等符号而显现，作为一个历史的文化变量，它受自然力、生产力、道德力的制约，或微或著，或消或长，始终处于运动发展之中。功能也是我们对民俗良陋加以判断、取舍的标尺之一，作为人的需要的反映，它是带有情感与理念的评价，也是一种理性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创造。民俗的功能类型很多，包括认识功能、教化功能、组织功能、选择功能、改造功能、满足功能等，反映着人的需要的多种多样和民俗生活的五光十色。功能也凸显着民俗的资源性质，能对我们特色优势的维护和文化再创的努力做出引导。

至于民俗的性质，我们可概括为主客体联系的中介。所谓“主体”，就是创造和享用民俗的人群，而“客体”，是人们必须每天面对的外在现象，包括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和自我精神。客体有时会压迫主体，于是人们就利用民俗这样的文化手段去加以沟通或转化，以为自己创造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现实空间和精神空间。民俗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类似工具或武器的文化作用，体现出它作为主客体联系中介的性质。

民俗与文化遗产，尤其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着明显的交叉关系。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靠行为、语言和精神传承，实际上它就是对民俗文化的又一种表述。不过，民俗文化强调的是传承性的下层文化传统，包括作为遗产已终结的部分和继续传习、再生的部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物质文化遗产或文物而认定的，它把本相互抱合的整体剥离成“物质的”（有形的）和“非物质的”（无形的）两个并列的部分，以强调某一方面的现存状况。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离开物质的载体就难以言说，而文物的判定与解说又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素的支撑才能明朗，因此，“非遗”与“民俗”相比，在概念上就显得比较混沌。其实，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的是存在形态，它基本归属于“民俗”的领域。对一个开放的、不断继承和发展的城市文化而言，民俗文化对城市传统的沿袭、城市精神的提炼、市民情感的凝聚和文化整合的推动



更具有直接的作用。可以说，民俗不仅是城市文化的传统，也是城市文化发展的资源与动力。

民俗因有良、陋之分，故其有传承保护和移易改造的双重任务。孔子在阐发他的道德观时说：

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①

孔子把“移风易俗”看作是当时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荀子也倡导过“移风易俗”，认为它是实现“天下安宁”、“美善”的途径。《荀子·乐论》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与荀子描绘的理想的社会图景不同，司马迁则从历史经验方面总结了秦王朝扫灭六国、民富国强之因，他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说：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

可见，“移风易俗”既是社会生活的改革，也是经济与政治的改革，其结果导向人民的殷盛和国家的富强。

城市风俗也是如此，其良风美俗需要传承、发扬，其陋俗恶习要加以移易、改造，以建设既有传统，又有创新的城市文化。虽然陋俗大多已经过了历史的汰选，但“文化遗产”和“移风易俗”仍然能体现当今市民的道德精神。

民间信仰归属精神类的民俗，它包括“迷信”和“俗信”两个基本范畴。它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离异，但长期以来被人们混淆统称，良陋莫辩，影响到“移风易俗”的准确性与时效性。

所谓“迷信”，指非理性、反科学、对个人与社会有直接危害的极端信仰，它以迷狂为特征，是巫术、宗教中有害成分的强化，并往往诱发破财残身、伤风败俗、扰乱生活、荒废生产等不良后果。“迷信”的由来不外有两：一是原始宗教的残余和古代人为宗教中的某些消极的成分，另一个则是文明时代

^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北京，1980年版，第2556页。



后出的神灵信仰及其神秘观念。因此，对“迷信”可确立这样的判别标准：任何对现实生活起破坏作用的信仰，都是迷信；同时，任何新造的神灵信仰，尤其是在文明程度已达到相当高度的当代所新造的神灵信仰，也都是迷信。就后者而论，即使对现实生活未构成显著的或有形的破坏，但由于现当代早已过了神灵崇拜自然产生的历史阶段，故具有明显的人为性、欺骗性，显露出病态的性质。“迷信”作为移风易俗的对象，就在于有实际的危害，体现为消极的、破坏的力量。

所谓“俗信”，指与巫术、宗教相联系，但在长期的传习中已融入风俗习惯的古代信仰，它没有虔诚的仪式和敬惧的气氛，松散随意，作为下层生活与思想的一个侧面，没有或较少有害成分，相反因其特殊的文化功用而成为人们生活的调剂与补充。“俗信”是正常的或良性的民间信仰，它没有人为的、欺骗的性质，仅表现为传统观念的自然沿袭和民间对精神生活的广泛需求。例如，南京下关天妃宫的妈祖庙会，高淳傩舞《跳五猖》等，就是“俗信”，属正常的民俗活动。

“迷信”与“俗信”作为历史的文化范畴，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在宗教化与风俗化的双向运动中，其总趋势是风俗化。不过“迷信”与“俗信”并非泾渭分明，常常相缠相绕，需要加以仔细的考究和审慎的取舍，既不能为了反迷信而破除一切无害的风俗信仰，也不宜为了保护传统而对弊陋的迷信听之任之。把“俗信”与“迷信”相区别，不仅符合民间信仰的实际，体现出科学的态度，同时也能扩大当今文化建设的视野。

二、南京人与南京民俗

南京民俗的创造与享用主体是南京人。由南京的历史文化和山川水土所哺育的南京人，他们继承着南京的地方传统，也传承着南京的民俗文化。

十朝古都的文化积淀和五方杂处的人口历史，使南京人的性格和民俗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征。这些特征可归纳为：崇文重教、朗健率直、豁达包容、重义轻利、质朴敦厚。

就“崇文重教”而言，南京人自六朝以来就养成了崇文好学的风气，社会上的各色人等都以读书为乐，就连当时贫贱的隶仆之辈，在力役之际也往往“吟咏不辍”。南京作为古代的文化高地和文化中心，是一个崇文尚雅的学习之



城，为他地所难望其项背，故屡获“人品论鉴，居东南先”的美誉。^① 金陵地处浙、淮之间，但与浙、淮在个性风格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古人曾将金陵与浙、淮相互对照，得出“有浙之华而不浇，淮之淳而不俚”的论断。^② 作为人才辈出的士林渊薮，南京始终保有崇文重教的风尚，明朝的国子监始建于此，近现代高等学府云集南京，南京至今还延续着文教为先的传统，并培育出南京人尚雅好学的性格特征。

就“朗健率直”而言，南京的古都风韵和文脉豪情与江南灵秀的山水相互映衬，使生息在这方水土的南京人生性开朗，坦荡大气，处事不狭隘，不猥琐，诚恳自信，不使心计，故宋人杨万里称颂金陵“其俗英且毅”、“其士清以迈”。^③ 南京人坦诚恳挚，内外如一，多爱打抱不平，仗义执言，说话直率而不留底细，遇事坦荡而不躲让，故近代以来常被外地人曲解，并以“大萝卜”的外号来笑称。

就“豁达包容”而言，南京人不排外，不欺生，无以贫富待人之见，亦无“本乡”与“外乡”之分。由于多次战争的屠戮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南京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人口损失和外来补充的交替现象，并逐步成为一个既有古城传统，又整合着八方客俗的移民城市。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移民与南京城乡的原住民相互混融，长期磨合，逐步使南京人的性格和民俗在不断的传承与整合中演进，最终形成雅俗交并、南北兼容的城市文化特色。

就“重义轻利”而言，南京人不巧言，少心机，不屑作利益计较，不擅长做官和经商。《松窗偶笔》曰：“金陵士风，素以慕势为耻，不工于夤缘钻刺，故巍科既鲜，贵仕亦稀。”^④ 此外，明《正德江宁县志》引宋人游九言的话说：金陵士风“颇知自爱，少健狡之风，工商负贩，亦罕闻巧伪。”南京人大多至今仍延续着“自爱”的传统，不巧伪，不钻营，遇事顺其自然，不多作算计，以至于让有的外地人感到莫名，把南京看作是一座“钱多人傻”的容易赚钱发财的都市。

就“质朴敦厚”而言，南京人不尚奢华，惯于淡泊。衣着，在我国东南部城市中曾长期显得相对朴素而土气，甚至不及一些中小城市来得时尚；饮食，

①（明）《正德江宁县志》上引戚氏志。

②（明）《正德江宁县志》上引戚氏志。

③ 乾隆十三年《江宁县志》卷五“风俗”。

④ 转引自光绪六年《重刊江宁府志》卷之十一。



喜吃米饭，不吃稀饭，曾流传过“饿的哭，不吃粥”的谣谚，但大多又粗茶淡饭；房舍，不讲究内外装饰，门窗、墙壁、梁柱等多简洁大方，朴实无华；处事，不走捷径，不通关系，按部就班，顺应自然。就连古代较有身份的士族也不奢华，有“居室不敢淫，饮食不敢过”之说，^① 故南京素获“质厚尚气”，“风俗习尚，华而不侈”之赞。^②

南京人上述的性格特征，其实，也体现了南京民俗文化的基调。长期以来城乡交混、南北杂糅的实际，使南京人的习性处在相对平稳的中和状态。例如，语言不疾不缓，饮食不甜不咸，性情不温不火，习性亦俗亦雅。

从南京的城市色调，我们也可发现兼具五色的风貌特征，概括地说，就是紫、黄、青、白、红的多彩合一。所谓“紫”，指紫金山的神秘山光；“黄”，指明故宫、明孝陵和众多寺院的墙壁粉刷；“青”，指绿树环绕的城市空间；“白”，指城内外江涛、湖波所泛起的连天水色；“红”，则指入夜金陵灯彩摇红的烛光。这种自然与人文生态的五彩兼具，正与南京民俗、南京文化的丰厚内涵和包容协调的特征相互映衬。

人们常习惯于对本乡少见的异地风俗做种种“怪”的概括，也对本地独有、外地鲜见的若干现象加以类似的归纳，以捕捉新奇有趣的民风民俗作为谈笑、逗乐的话题。对南京五六十年代的民俗生活曾有“三大怪”和“十大怪”等多种说法，综合起来说，除了外地也有的某些共性化的东西（如“老头怕老太”之类），较能体现南京地方特色的主要有以下有趣的概括：

早餐烫饭搭小菜，
夏夜乘凉睡门外。
满街鞞板跑得快，
穿着裤头扎皮带。
家家春夏吃野菜，
“四件”比肉卖得快。
城墙走向无规则，
抬着菩萨游大街。

^① 语出（明）顾起元《客座赘语》。

^② （民国）夏仁虎：《岁华忆语·自序》。



弹子洋画娃儿爱，
下昼菱藕串巷卖。^①

以上“十怪”涉及饮食、起居、穿着、城建、信仰、游戏等方面，虽说片断、细碎，视角微观，但也构成对南京市井风俗的特殊观察。其中，南京人所说的“小菜”，指萝卜鲞、胡萝卜枝、大头菜一类的风干与腌制的酱菜；“烫饭”，指用隔夜米饭下锅加水煮开的不黏稠的稀饭；“四件”又称“鸭四件”，指一只鸭子有翅膀和脚爪共4件；抬菩萨游街，指旧时在市内进行的有关菩萨出巡的庙会活动，如东岳庙会、城隍庙会等；“弹子”即小玻璃球，“洋画”指一两寸见方的印制的画片，曾是南京儿童游戏用的玩具；“下昼”，即“吃下昼”，则指午后三四点以后，市民习惯性地吃点走街串巷叫卖的小吃，主要有老菱、熟藕、热芋艿（玉米）、炒元宵、糖粥藕、煮山芋、糖芋苗之类。这些“怪”绘就了南京的市井风俗图画，从一个个细微处片断地勾勒了南京人和南京民俗的旧时风貌。

南京人的“五方杂处”，早在明代就有“南都一城之内，民生其间，风尚顿异”之说，在大中桥东、西，东水关西、南，笪桥北，成贤街以南等地各有不同人等与风俗。^②即使在近代，南京城区的风俗在不同的区段上也还存在些微的差别。一般来说，内桥以南的城南地区保持的南京旧俗较多，尤其是三山街以南的“门东”和“门西”一带，是“老南京”的典型代表，那里的南京方言也比较“纯正”，而在城中、城北移民较多，其民俗经历了由南向北的磨合、包容，并在某些区段形成同中有异的民俗。例如，在上新河、江心洲一带，带有安徽徽州、无为等地的民俗风格；在下关地段，则有盐、淮地区的风格特点。下关地段的南京话与城南的南京话就有明显的不同，拿“下关”的“下”字发音来说，当地居民在声调上不发去声，而发阳平。现实的大同小异、同中有异的民俗风格，反映了南京这座移民城市文化变迁与整合发展的历史。

① 综合戴荣森、王涌坚、高学理、于峰等的报刊文章，做了取舍和修改，并加上了笔者两条增写。

②（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风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